

潘德荣◎主编

上海人民出版社

知识与智慧

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建系20周年纪念论文集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知识与智慧: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建系 20 周年纪念论文集/潘德荣主编.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ISBN 7-208-06576-4

I. 知... II. 潘... III. 哲学-文集 IV. B0-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121799 号

责任编辑 许仲毅

装帧设计 杨德鸿

技术编辑 伍贻晴

知识与智慧

——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建系 20 周年纪念论文集

潘德荣 主编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87×1092 1/16 印张 39.25 插页 4 字数 591,000

2006 年 10 月第 1 版 2006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208-06576-4/B·552

定价 48.00 元

主 编:潘德荣

编 委:(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顺义 冯 棉 刘仲宇 杨国荣

郑忆石 高瑞泉 潘德荣

序 言

1986年10月,华东师范大学在原哲学专业的基础上,建立哲学系。若将1986年建立哲学系看作是“瓜熟蒂落”,其孕育期则长达35年。哲学系的奠基者冯契先生于1951年调入华东师范大学工作时,已有了建立哲学系的想法,但囿于当时的体制,此一设想在历经数十个春秋之后,才化为现实。

冯契先生之学体大思精,融会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哲学,以及西方哲学等领域,且在每一领域均有着独特建树。冯契先生于1955年提出了“化理论为方法,化理论为德性”的哲学理念,在当代中国哲学中留下了重要的思想印记,并成为哲学系的系训。自建系以来,经老、中、青三代人的努力,哲学系获得了长足的进展,已拥有哲学一级学科的硕士点和中国哲学、外国哲学和国外马克思主义

义研究三个博士点,培养出了一批优秀的中青年理论工作者。

为发扬冯契先生追求和探索智慧的哲学精神,鼓励人文学者积极应对时代精神的召唤,华东师范大学于2001年设立了冯契基金,以光大冯契先生所开创的精神传统。基金设立以来,已邀请了数位海内外著名的学者来哲学系讲学,推动了国内与国际间的学术交流;设立了面向所有人文学科学学生的哲学学科类奖学金,以及哲学专业教师的奖教金等奖项,为提升学生的哲学素养和推进哲学学科的教学和科研工作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2006年适逢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建系20周年。为纪念哲学系建系20周年,我们编集了这本论文集。文集中所收入的文章,选自正在、或曾在哲学系工作的教师们已发表的论文。这些文章从不同方面反映了哲学系教师的研究领域及研究状况,同时也展示了哲学系20年的学术历程。当然,所收入的这些学术论文仅仅是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学术发展过程中若干阶段性的界标,与其将其视为过去的终结,不如更确当地把它理解为未来的开端。我们深信,在兄弟院校的支持和帮助下,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将迈出更坚实的步伐。

潘德荣

二〇〇六年九月

目 录

序言 / 潘德荣 001

中国哲学

智慧的探索——《智慧说三篇》

导论 / 冯 契 003

冯契对《周易》辩证逻辑的

研究 / 丁祯彦 036

试论王守仁的

泛神论 / 曾乐山 044

略论瞿秋白的

社会学思想 / 季甄馥 051

道德系统中的德性 / 杨国荣 062

论“进步”及其历史——对现代

性核心观念的反省 / 高瑞泉 082

“金岳霖问题”与中国哲学史学

科独立性的探求 / 陈卫平 092

《周易》和儒家人文哲学

——从差异比较的视角作重新

诠释的尝试 / 施炎平 106

目 录

华蘅芳“格致”观中的
现代意识 / 李似珍 119

王船山道器之辨的
哲学阐释 / 陈 贇 131

龚自珍自我观与
主体性哲学的开端 / 顾红亮 154

20 世纪中国哲学家
眼中的科学 / 贡华南 163

东方合理主义的
“新理性” / 林泰胜 179

马克思主义哲学

哲学的工具价值和
内在价值 / 张天飞 193

马克思主义“学脉渊承”辨析
——读《中国文化与
马克思主义》 / 江丹林 198

陈云哲学思维方法的鲜明特色
及其时代意义 / 商孝才 209

试论当代中国的民族精神
——兼论邓小平对建设当代民

目 录

族精神的理论贡献 / 奚洁人 218

恩格斯晚年对唯物史观的贡献
——纪念恩格斯

逝世一百周年 / 李荣兴 232

评阿尔都塞对马克思历史观中主
客体关系的“解读” / 郑忆石 240

论评价活动的
认识论机制 / 陈新汉 252

论宗教与社会主义
精神文明的关系 / 来建础 263

外国哲学

认知与诠释 / 潘德荣 271

经验科学? / 陈嘉映 287

论真理的认可问题 / 童世骏 296

克服客观主义——波兰尼的
个体知识论 / 郁振华 309

“沉思生活”与“积极生活”：
阿伦特对传统政治哲学的
批判 / 王寅丽 325

目 录

萨特的“欲望”本体论及其与德
勒兹的差异 / 姜宇辉 337

逻辑学

论事实——关于事实的一般含
义和特性的探讨 / 彭漪涟 351

略论《墨辩》中
类、故、理三范畴 / 何应灿 359

相干逻辑与
蕴涵怪论 / 冯 棉 368

论辩证思维方法的
主体间性向度 / 晋荣东 376

科学哲学

近代化学家的思维方式与研究
方法的历史考察 / 盛根玉 391

现代自然科学
哲学引论 / 朱新轩 403

自然科学中的
普遍性原理 / 张沁源 407

目 录

科学实在论指称本体论承诺的
变迁 / 王顺义 416

中国古代科学方法的
若干特点 / 周瀚光 427

计算与实在——当代计算主义
思潮剖析 / 邴全民 441

海德格尔
技术观述评 / 陈蓉霞 456

物理学基本定律的独立性之争
及其反思 / 傅海辉 467

伦理学

道德是特定的
社会意识形态 / 周原冰 477

市场经济、经济学与
伦理学 / 赵修义 488

关于中国传统伦理现代价值
研究的方法论思考 / 朱贻庭 500

我国应用伦理学研究的现状
及其发展前景 / 包连宗 512

目 录

论公正 / 崔宜明 521

道德虚无主义和
柏拉图的对策 / 刘时工 534

自由:积极的还是消极的
——在弗洛姆与
柏林之间 / 孔文清 544

宗教学

简论道教法术科仪的
表演特征 / 刘仲宇 561

现代性展开过程中的
中国基督教 / 张晓林 576

论南朝道士陶弘景的
科学精神与思想方法 / 蔡林波 590

附 录

华东师范大学
哲学系历年大事记 601

华东师范大学
哲学系建系前的
一些情况 / 张天飞 彭漪涟 609

知识与智慧

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建系20周年纪念论文集

潘德荣◎主编 上海人民出版社

中国哲学

Zhongguo
Zhhexue

智慧的探索

——《智慧说三篇》导论

冯 契

我把正在整理的三本书稿《认识世界和认识自己》、《逻辑思维的辩证法》和《人的自由和真善美》合称为《智慧说三篇》。在“导论”中，想扼要说明一下：这三篇著作要回答什么问题，我大致经历了什么样的探索过程，它们的主旨及其基本思想是什么。

一、时代的问题

1. “古今、中西”之争

真正的哲学都在回答时代的问题，要求表现时代精神。中国近代经历了空前的民族灾难和巨大的社会变革，“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成了时代的中心问题。从我自己的经历来说，我进高中时发生了“九一八”事变，1935年进大学时碰上了“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了，在那个时候，一切爱国青年、有志之士，都满怀着忧患意识，为“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而苦恼，而思索。年轻人聚在一起，经常讨论这一问题，因有各种不同的意见，有时争论得面红耳赤。

“中国向何处去”这个时代的中心问题在思想文化领域中表现为“古今、中西”之争，那就是：怎样有分析地学习西方先进的文化，批判继承自己的民族传统，以便会通中西，正确回答中国当前的现实问题，使中华民

族走上自由解放、繁荣富强的道路。当然,“古今、中西”之争所反映的时代中心问题是发展的:1949年前,主要是革命的问题,1949年后主要是建设的问题,即如何使我们国家现代化的问题。但不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求正确处理古今中西的关系。可以说“古今、中西”之争贯穿于中国近现代历史,今后若干年这个问题大概还是社会的中心问题。

在不同的领域,“古今、中西”之争各有其特殊性。就哲学而言,现实生活中即革命和建设中的“古今、中西”之争制约着哲学的发展,这样就使得在中国近代,历史观的问题特别突出,因为“古今、中西”之争直接涉及如何看待社会历史和把握历史发展规律的问题。同时,要求会通中西来回答“中国向何处去”的迫切问题,要把从西方学到的先进理论运用于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这里面包含着一个如何正确解决主观愿望和客观实际、理论和实践的关系问题。所以认识论问题在中国近代也特别突出。而与认识论和历史观问题相联系着,逻辑和方法论问题、自由学说和价值论问题,也成了哲学家特别关注的领域。因为现实生活中的“古今、中西”之争,使近代中国人面临着思维方式与价值观念的巨大变化,因此这两方面的哲学探讨也突出地贯穿于中国近现代哲学史之中。简言之,时代给哲学领域提出了各种需要解决的问题。

另一方面,从哲学本身有相对独立的发展,即从哲学家对现有思想资料的批判继承来说,中国近代哲学既有与自己的传统哲学的纵向联系,又有与西方近现代哲学的横向联系。与民族经济将参与世界市场的方向相一致,中国哲学的发展方向是发扬民族特色而逐渐走向世界,将成为世界哲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所以从哲学本身来看,也有一个古今、中西的关系。一般地说,凡是在近现代史上起了积极影响的哲学家,总是善于把西方的先进思想和中国的优秀传统结合起来,以回答现实问题和理论问题,从而作出创造性的贡献。这样的哲学因为回答了时代问题,就体现了时代精神。

不过,时代精神不是抽象的,它通过思想家个人的遭遇和切身感受而体现出来。一个思想家,如果他真切地感受到时代的脉搏,看到了时代的矛盾(时代的问题),就会在他所从事的领域里(如哲学的某个领域里),表现为某个或某些具体问题。这具体的问题,使他感到苦恼、困惑,产生一种非把问题解决不可的心情。真正碰到了这样令人苦恼的问题,他就会

有一种切肤之痛,内心有一种时代责任感,驱使他去作艰苦、持久的探索。如果问题老得不到解决,他就难免心有郁结,甚至产生如黄宗羲所说的“龙拏虎跋、壮士囚缚”的心态,迫使他作强力的挣扎、抗争。如果他在这个问题的探索中有所前进,就会感到精神上有所寄寓,情感上得到升华,于是就体验到人生真正的乐趣、真正的价值。韩愈说“不平则鸣”。社会之不平、时代之矛盾一定要通过个人的感受而具体化,于是“有不得已者而后言”,借助语言文字形象地把这种“不平”表现出来,这就是文学作品。若言之无物,没有真切的感受而无病呻吟,那不可能是好文章。同样,没有真切的感受,也不可能有真正的哲学著作。

下面讲讲我在哲学领域真切感受到的问题及其时代意义。

2. 知识与智慧的关系问题

我早就对哲学有兴趣,进大学考的就是哲学系。当时的考虑是:要救国,就要有理论,最根本的理论是哲学;我对数学、科学、文学、哲学都爱好,学哲学大概最能满足我广泛的兴趣。在大学学习期间,我涉猎甚广,中外哲学书籍也读了不少。但真正感受到自己有一个哲学问题非要解决不可,是在昆明清华文科研究所作研究生的时候。我那时跟从金岳霖先生读书,认真读了他的《知识论》手稿和《论道》。和金先生讨论时,我感到碰到了真正的哲学问题。金先生在《论道·绪论》中区分了知识论的态度和元学的态度。他认为,知识论的裁判者是理智,而元学的裁判者是整个人。研究知识论,我可以暂时忘记我是人,用客观的、冷静的态度去研究。但研究元学就不一样了,我不能忘记“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我不仅在研究对象上要求理智的了解,而且在研究结果上,要求得到情感的满足。这是金岳霖先生区别知识论的态度和元学的态度的论点。

我当时觉得,这样区分两种态度是有问题的。金先生问我的意见,我对他说:理智并非“干燥的光”,认识论也不能离开“整个人”,我以为应该用 Epistemology 来代替 Theory of knowledge。广义的认识论不应限于知识的理论,而且应该研究智慧的学说,要讨论“元学如何可能”、“理想人格如何培养”的问题。所以,我认为在认识论研究中,也是不仅要求

理智的了解,而且要求得到情感的满足。金先生听了我的意见后说:他讲知识论,确是只讲知识经验,即他所谓的“名言世界”。他认为我讲的“智慧”,涉及了“超形脱相”、非名言所能表达的领域,这个领域是理智无法过问的,只好交给元学去探讨。不过,讨论到后来,他又说:“你的话也有道理,你的看法可能还更接近中国传统哲学。”他鼓励我循着自己的思路去探索。在这之后,他与我几次讨论到名言世界和非名言世界的问题。金先生说他在写成《知识论》之后,要深入探讨这一问题,因为他认为,“治哲学总会到一说不得的阶段”,说不得的东西如何能说?这是他当时甚感兴趣的哲学问题。

我后来认识到,我和金先生讨论的问题实际上是知识与智慧的关系问题。关于元学的智慧如何可能(以及自由人格如何培养)的问题,包括两方面:首先要问如何能“得”?即如何能“转识成智”,实现由意见、知识到智慧的转化、飞跃;其次要问如何能“达”?即如何能把“超名言之域”的智慧,用语言文字表达出来;亦即说不得的东西如何能说,如何去说。金先生当时着重探讨了后一个问题,写了《势至原则》一文,收在他的论文集里。最近我写了一篇回忆文章,^①谈了他当时和我的讨论以及他对“超名言之域”如何能说的问题作了什么样的探索。而我当时有一个与他不同的想法。我认为虽然智慧的获得与表达不可分割,但首先应该问如何能“得”,其次才是如何能“达”。所以,我想着重考察前者,把由意见、知识到智慧的发展视为辩证过程,试图来说明“转识成智”是如何实现的,亦即想探讨一下从“名言之域”向“超名言之域”的飞跃的机制。我跟金岳霖先生、汤用彤先生就此问题作了几次讨论,后来我从庄子《齐物论》得到一些启发,在1944年写成一篇论文《智慧》,后发表在《哲学评论》上。当时我写好后,自己不太满意,因为它显得太学院气了。现在回过来看,更觉得很幼稚,但我确实碰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哲学问题,对这个问题我有真切的感受。从这以后,知识和智慧、名言之域和超名言之域的关系到底如何,便成为我一直关心、经常思索的问题。

不过我当时的提法是:在由意见、知识发展到智慧的辩证发展过程中,意见是“以我观之”,知识是“以物观之”,智慧则是“以道观之”,单纯从

^① 见《忆金岳霖先生以及他对超名言之域问题的探讨》一文,载《学术月刊》1994年第2期。